咫聞錄

咫聞錄卷十一目次

高某

馬萬平

洪二

雷州太守程咬金

咫聞錄卷十一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換身

聞贛州一老僧傴僂瘦瘠噫吁龍鐘對壯僧曰吾之室欹斜剝蝕不堪再栖欲假子之室以居未知可通融否壯僧曰可次蚤壯僧逝而身則老僧也意氣如舊行動非昔曰吾非昨日之吾矣老何速也至析招聚齋少一壯僧查之老僧

應曰吾在是也衆僧曰子乃長老何以壯爲聽其音果若壯也奇之住持命衆僧遍尋壯僧不見訪之無踪壯僧悟曰昨者長老欲假余室而居非假余室也借吾身也吾應之而彼換身以去彼之身委靡延之吾嘗追已之身以還彼身可也控之于官官以事近妄誕不准噫彼僧蓋已得道矣不然胡能脫徹體于人而假壯體以行乎此中年修心功已成而年老故假未朽之

身遨遊名山大川佛法無邊奚克躡其踪焉

天妃廟

海豐鮎門天妃廟最著靈異海艘出入無不禱焉居民歲于八九兩月魚期與時斂錢詣廟懸燈結綵鵝牲陳牢演劇設醮其期請神自擇先期一月鄉人書成鬮紙供于神前拜跪禱告而粘之開視何月日祭乃定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問粘鬮在十一月初六日咸爲從無有若是之

遲也此必有故至八月二十三日禮部行文到粤知

聖躬崩于七月二十五日百日孝滿方許民間笙歌鼓樂而神之所定恰在國孝滿後一日無犯禁令天妃之靈一至于此可不肅然起敬哉

凭空行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有守隘防禦之友自宜昌來談及壬戌仲秋望後三日夕陽將頹四

際無雲在村忽見一人肩擔兩囊席帽草履泛
空而行離地十餘丈衆皆引頸駭異嘖嘖稱歎臣
之眞有邪術也村有武舉平日專攻手彈取隨
身被帶泥丸彈去適中其肩翻身墮地遍往望
之祇有兩囊人不見也啟囊視盡白布無他物
即攜回收貯當晚鬼聲嘈嘈羣來索布衆皆驚
惶窺之無見敢之不敢武舉曰聽之而已彼有
邪術看其動靜若何再作區處令衆堅守以防

須臾聞撒沙擲石之聲如雨水雹至天明始釋門內外沙石積有尺餘次晚仍如前守聽衆鬼號兆口某等畏教匪之屠戮已作餓莩兩洗白骨日照青骸百計千方售術以掩之非邪術也可由山左登高而望自起狐兎之悲也早起村人盤山越嶺攀援逃足而上高巔見白骨蔽野心甚慘怛返至家村已大吠黃昏矣將兩囊備出門外未幾但聞號咷之聲變爲喜笑之音曰

無以爲報惟有護兹村莊不致致匪蹂躪後之
兵凱旋是村安居如堵村人感其情爲之埋骨
成塚從知陰陽一體以有形而明恤無形自無
形而默護有形彼欺死瞞生者可不知所戒哉

夏士占

夏士占蛟川城西憩橋人也其父以筋力人庠
年四十無嗣納遴有孕家無餘貲賴小賈以補
歲用未幾病故旋生士占腹痛三朝暮厥而復

魅者四臨盆若有人拊其背撫其腹舒而不覺胎下矣生後妻與妾曰家僅儉可糊口添一子自增一子之用若良人在吾輩可不必計當勤操作庶有豸乎于是督婢同工紡織一日婢女手執絲綿坐而倦寐忽然舉手自擊其頭曰我自後不作懶人也偶或功懈力弛并腦如刀裂即傾一物以驚之又一夕爐有餘燼風吹入薪烟燄將起妻妾受辛熟睡粧臺上大鏡翻倒下

地聲響如雷驚醒而起疑有强梁入室急
起啓戶入廚燃燈燄勢逼人廂鄰汲水灌滅親
朋過其舍聞家況頑小子則閒然安若談近玩
藝室中起拍案聲人在外則響在內人在內則
響在外聞之者無不毛骨悚然初以爲柩在堂
而然也繼葬于山而亦如之由是親鄰不敢妄
踵其家妻妾不敢稍懈其事然其頑小子也更
切晚間母哺子安寢密起挑燈課作工畢入房

恍惚似大形或坐交椅或坐牀旁呼之不見兒
或醒呱呱索乳恒手推母使醒不醒必以冷手
撫母之額常若如是不以爲駭迨士占能呀啞
言笑婁婁遇有事布席于地坐兒于上祝曰請
看看見舞手笑語如對人玩能行今往父前去
即呼爹而往恍若招之在膝下者士占漸長靈
亦稍衰至成人而靈不見今士占常言父形猶
在目前凡逢祭祀哭哀薦饋必誠必敬儼乎靈

爽式憑兕焉吁古今來生而赫赫者死多冥冥況士古之父不過一武生耳何赫赫之有哉乃反死而昭昭能顧遺子督女工整門楣斯亦奇之至也蓋彼雖爲武生曾讀幾行書知無後爲大不孝門正爲最要事豈若今之武家不識之無之可比也

嚴舟子

浙寧鎭邑泥灣村嚴姓聚俗而居多半駕舟爲

業康熙年間有嚴舟子送袁生進館東人迎師
于堂大開筵宴恭而且敬坐舟子于廊惡草具
陳輕而且慢舟子思一衿之榮勝百城之富若
有子必令讀書以吐吾氣踰年得一子苦積汗
資爲讀書本甫五齡卽就塾五六載不過識數
字而已或告之曰爾子非讀書器不如學他技
毋令躭悞青春作無用之物也舟子默然良久
曰天地生人五臟具備斷無有敎之不成者此

鄉無名師故耳次年延城中師教讀數年欲其書一便讀而不能彼總不認子之魯鈍惟怨師非負良乃四處訪求具重修聘宿儒費師教之初來時怕有失禮邀鄉黨中之有文墨者侍宴食則察師之嗜好者而頻進之已與妻甘嚼菜根愈勤饍馔見美味必沽以歸逢時食先修以薦望子濃而事師重師亦感其情而勤于課與之講解左引右徵開其智竅而是子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師對舟子曰子之待我如此其忠且敬也敢不盡心力以課之奈頑石難化不能如子之願他人見子乃門外漢利修厚膳豐爲合嗣粉飾裝點媚東人以固館吾素不作欺人事不安白食揖而辭之嚴曰下賤人諒無上達子先生若卽辭歸恐外人議我不閑禮貌獲罪于師屈終其歲以光顏面先生聽其言近於禮因循而止由是師之望弟益深於父之望子雖三

隅不反而猶復之一日問以粗淺之文答竟大錯又諄諄講之覆仍無當怒極用楚夏擊之流血暈而仆地師駭絕呼其母至而遁遇舟子於途師迅行氣促面拂衶移問曰必有冒犯于師者答曰無無曰何形之不同于昔也請言之師惟搖首唏噓固請始告以情嚴曰師之弊徒亦由父之弊子有何大罪況欲好吾子而重擊之非惡吾子而故殺之吾亦不肯恤頑子而禍名

師也邀之同歸師知難脫心驚胆戰勉同回館巖聞妻之哭而叱阻之曰是子不良死何足惜須臾子甦哀聲止而笑聲起子徐行下樓對先生拜揖轉又拜父問其如何而甦曰初以頭暈而仆繼有一人丹顏綠鬢與我樂丸兩顆投諸口而吞之覺神清氣爽師東欣慰殊甚自後頑化為敏智識頓開年二十餘入黌序補弟子員食廩餼設帳授徒舟子歇業而安享焉吁彼篤

舟餬口者有誰望子榮吐氣嚴則力舟聚資崇師隆禮觀其對師之言語語驚天動地而覺生之盡心施敎講不厭煩亦足以感召神靈幾投二九雖冥冥難憑而頑化爲斂實彰彰可考語曰心誠求之無不與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斯之爲歟

題主

慈水後山北葉氏富如石崇官同翟烈其母死

卑禮厚幣請姚江邵御史題主其意原爲尊親顯母炫耀鄉里誰知硃筆點下而木主劈分兩半其子捧主而哭哀倍至古來原有刀筆之稱豈其筆眞如刀哉不過于字句之內輕重懸殊可置人于生死之間耳若御史之筆掌生殺之權可談論王公大臣奚可輕動況硃筆乎玆則筆眞如刀甫一點下去而木主劈開斯眞奇事蓋冥冥中有至理存焉余嘗玩朱子家禮載題

主一事須請鄉黨中之有德行與年長老誠者切勿請有爵位而無德行者否則寧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閱葉氏之事而益有味焉吁與其抱主而大哭中庭不若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自無是變爲人子者當遵禮守樸爲是胡可虛圖炫燿而反增悲戚也耶

蕭某

兩廣風俗門粘神容巷供土地吾浙罕有所見

惟寧郡之定海縣亦有是風而土地祠多設于井上者何也乾隆戊戌歲定城蕭某年二十洵雅沉潛寡言笑父擇李友之女爲其偶未娶正月三夕治餚命邀岳飲岳聞壻有以布帛貽鄰女爭酒乘興醉對筵客直斥其非父本長者聞之不容子辨而怒詈之席散猶捆撻之某負楚悞裂水缶奔叩李門洗冤不納赴四眼井自盡母使人遍尋無踪當晚魂返於家牽兄足而言

日天已晴屐難履夜過黑燈可行兄朦朧許之
次早汲水者見之撈認蕭某報其家舉室號咷
往收其骸羣痛是兒之含寃慘乃父之絕嗣其
堂兄爲之焚燈易屐因知昨宵非夢乃弟魂歸
擾也初父恨子之不良繼歎身後賴誰迴思仕
多寬政何老境若是亦不願自生夜靜解帶作
懸梁計死者訴於母請速援母驚起入父寢所
下帶哭哀勸解且不離左右魂亦恒附於房有

時牀前溺器忽移牀左寬帶整置加結層層常閤空中吟詩云陌路誰分冤黑白哀腸難解鬢蒼霜兩句一日蕭妹憑聰針術忽呼曰哥哥來也霎時手披其面寒冷徹骨笑曰小賊胡多言妹目盲匝月有鄰婦芮李氏者素患胸痛臥於榻間坐竹椅聲婦問伊誰曰我也婦恐曰蕭叔何踵吾家曰隹爾貞節來療爾病婦口遂塞手足如縛亡何曰病瘥矣吾當去婦病若失并爲

告其母家三年來或聞其聲或見其形不以爲怪問其致爾死者爾言何不尋之曰門有神阻不容入又問門前有井何遠赴四眼井而投之曰有土地守焉緣李門粘神蕭井旁建有土地祠由是定俗成風恍如粤俗此古淪劉生易門度嶺南來見外籍人常議雕題俗鄙行花不香肉無味家家門前供土地之詒因述此事屬余記之知土俗所尚必有相因而仍勸世人不可

以俗近不倫作謠以諱之焉

鐵人爲邪

南越番禺所轄茭塘司有地名新造者濱臨大海巨岫排門山形如鼠俗呼爲老鼠山依山而居者航海漁魚爲業得網澤與齊民一體失網澤遂遨海運商船而刼之後甜獲利之易竟棄漁爲盜結隊成羣遊掠逍遙成爲海患乾隆中年李撫軍嚴令巡洋并兵緝往力擒痛加懲治

一家屠戮三百餘人頑風稍息其時有堪輿者云是處之多盜乃山形之似鼠宜任山上鑄鐵貓鐵人以鎮之撫軍如其言鐵鑄大貓一巨人一貓制鼠人牧貓數十年來爲盜者雖有幾人而結隊成羣明目張膽者無之地方可稱寧靜矣惟傍山之青年婦女多患邪魅之病說者以爲狐祟作亂延茅山道士醮禳依然作怪不休一日有遊冶子登山觀海見鐵人一手容提以

已所攜破白面摺扇開而插其手中是晚病邪
者舉家挑燈坐守二更將盡見空中懸搖白扇
羣皆驚喊扇落于地拾之觀扇上字款乃遊冶
子之名次早持扇向問駭曰此昨遊老鼠山插
于鐵人手也何來汝家作祟者寧即鐵人乎守
以待之是婦寧而漸痊亡何鄰婦正在熟睡忽
有數百觔重物壓其身手難動氣難轉口惟喘
噓大聲叩啞驚醒同房睡婦呼之乃甦自後或

夜至或閒夜而至婦乃面黃瘠瘦不能起牀羣議鐵人作祟也不然何亟乃爾惟有釘其足使之不能行則患可已矣下是鑽其足而流血不少始信爲害眞在鐵人卽釘之故鏽生鐵將足鑄沒由是靑年婦女鮮有邪歷之病焉夫鐵人有何靈哉蓋得日月精華之氣照之而成也其能靈守疆圉保護寸土使一方崇祀香烟不絕卽可爲是山之神乃作邪迷爲害未久故釘足

以示小罰若任其爲怪其禍愈大天地不容當必有雷擊之與

張通判

張通判榆次人家素封嘉慶初年援例授官分發廣西昧泉幣之艱難擔寅舟之虧缺契洽上司屢署州縣不攜妻女專嗜怡情侍從者雞鳴狗盜之徒踢踘犄牴之類必年在二十以內形如敬新磨張好好者錄用其他雖部院薦留不

過礙以巨臉貲以栖居給以工食不合供役管理門印倉號者皆毛髮未乾小兒輩呼爲孩兒署民間詞訟除命盜外概置不論署中非博奕即飲酒絲竹管絃之音朝夕不斷日就荒佚啓閉譏司官廨堂竟等平康門戶一日有青艾小子直進上房衣不華飾面似桃花張見而胸開眉展笑而問曰子何許人也曰某姓談籍隸安徽伴父作客于此過大灘擊破行舟父遭沉

溺屍漂無踪其凴擲舟拯起得存殘命異途偶
落誰憐顛沛流離嬌養已成未識東西南北適
纔過絃歌之署忘敎化之門茫然前進求開恕
張曰子肯充我下走否曰此乃再造之恩也張
卽泒附跟班學習禮節爲之製衾增衣談伺使
殷勤勝于他子且工于烹飪善體主心張深愛
之張屆閽門印輩有貪婪妄索事大聲厲斥談
勸解有方而官怒遂止偶或門印需爲鬼蜮談

必指破以絕其路自亦不作妨且行門印畫慮談之肆愛而無隙可尋懼官之怒言而有心退後凡遇事應陳官邀談代陳官無不聽是談雖作跟班實掌門印官亦喜其周到非惟合其同供門印且大小諸事銀錢出入悉歸談手經理昔所重用小子均各垂頭喪氣曾絕簫停熱鬧之場變為冷落之區張思百變瘠陋無可逍遙一官絆羈難離職守悶坐無聊談忽進茶張易

首受茶見壁鏡模糊令談拂拭淡去垢重懸忽鏡中五色牡丹大開燦爛異常張思何處照來迴視庭院秋景蕭條一無花卉復向鏡窺牡丹開處居然臺閣崔巍亭廊曲折雲山靉靆綠樹濃陰信足樂也爽玩正豪司閽者持刺說同寅拜會更衣出迎面雖對客而心在鏡忙送客去而回但見鏡之光芒不見花之紛郁對談曰鏡裏之觀來何易去何速令人大失所望奈何談

日入生際遇一如鏡中之花何必流連于此張終悶悶不解談曰樂趣可尋散步後庭始得之張與談行過東廂見池內紅鯉潑剌晴空竚立以觀五色俱備就淺者泳之遊之就深者方之舟之須臾黿魚起淵張曰池內無黿誰放之談曰行雲流水而已何必問所由來張所寶玩者惟翡翠鏊指日夜繫于手上越早指空無存翻倉發篋無獲向衆僕追尋羣各矢誓禀若嚴緝

談曰門壁依然並無破綻似非外盜飭差未必還贓徒滋民累不如止之張曰此吾最愛之珍肯棄而不追乎談曰緩以圖之急則贓速消也張寤寐反側終夜鬧嚷蠡花鶯令析牀移院日以暄之湯以灌之牀移而攀指在張曰得還此寶勝有此官談曰寒不可以爲衣飢不可以爲食何寶之有張以其言迂腐寘而心存齟齬遂露洽淡之形適交趾阮王自相殘蝕叩關求援

羽書絡繹不絕簽印甚繁開籤而印不存官與臧獲舉手無措官欲自尋短見臧獲輩均圖逃逸談則左尋右覔見花臺綠苔掩土惟東旁小許若有人耡告諸官呼衆共掘印在其中張喜極曰僕人之靈莫如談也談告辭張曰吾正賴子之扶我也何即去之談曰吾非若輩之人肯長爲下賤乎某之來也特來點化癡愚耳鏡花非真有之奇池魚乃自然之樂君亦可以從此

而醒矣乃視翡翠而寶之視印信而失之失而復得焉知不得而復失能千四事中參破機關自有相見之日也決辭而去後張往巡卡過觀音廟停足見神像旁塑童子恍似談形味其辭別之言亦退歸林下從來遇異人者必有異勸今僅點化退官何足爲奇然知足知止乃聖賢學問非易事也張本富而且驕其能使之猛省知退談之教眞神而明之也故記之

徐尚書墓奇四則

嘉興秀水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號元伏右明萬歷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生平耿介自操甞與趨炎附勢者爲伍草阜有淸名公論在人故死得崇祀鄉賢葬于秀水屬感六都樂道橋其墓之奇事有四

一康熙年間春盛時月明星稀晴魚潑剌漁父乘小舟灑網于樂道橋畔聞招舟呼渡聲此行

方便事且得蝨頭利何樂不爲遂返棹至岸矇朧見人曰醉矣跨足下舟而鴿首沒身眠于河漁父曰何重若此急赴水救乃一巨石曰明明是人何化爲石非溺水底必漂他所三沒三尋而東方白矣俯見高岸猶有兩石人巍然峙立負耒耜而出者識是向書墓上翁仲過墓覘之四翁仲僅存其一羣駭石人能行而遠離且能過河守墓者報其家數十人舁回仍置墓所探

知是晚前村禱神蓋翁仲代享之焉

一乾隆初年尚書墓鄰縣來年粉忘收而睡覺始記憶攬夜出視有大龜昂首濺噏見人趨逸躡足迅追跑入墓門覔無影響次早復往特視碑龜口上粘有粉迹昔之碑朝外者今朝內矣屬亦向內其子孫覔以爲異不復覔向于外矣

一乾隆終年盜賊蜂起居民擊柝巡警夜不安枕一日巨虎橫行民皆蹙額曰盜未絕而虎起

某村何不幸而遭此荼毒也誰知萑蒲閒有虎而不敢入境盜風頓息有一壯年劈見虎來獝猱升木虎至樹下𢩊口于地而嘯聲震地小年子胆落墮于虎身緊抱虎頸而坐虎亦驚而跑途中過一人懼虎害見人騎虎疑以為神跽求救若人曰吾亦命難保也虎即過去至尚書墓而人安身不動其人細視之乃墓上石虎也下身趨歸告知村人咸為尚書遺虎除盜也

一嘉慶初年陰雨夕暝守尚書墓者聞喊盜聲開戶聽之聲在墓中秉燭往覘乃前村農夫經繫樹上釋之若昏初疑其遇盜也飲以茶始甦問之知即其盜蔭木圖作農具甫起鋸忽來巨人二某止鋸急逃四面若圍即將其所攜草繩反手縛之縊之于樹聞何自罪自鳴對曰不知當請尚書子孫送官哀求乃止以後莫有再盜蔭木輕進其墓焉

考徐尚書萬歷年間之正人君子也生而正故死而靈聞之嘉禾人日近見夜靜更深恒有神燈出入其墓而感六都民遇延道設醮冠婚祈福道于召請諸神時同召尚書雖習以成風亦由尚書之靈致之也翁仲受享醉回焉知非奉尚書之命也碑屭巢食鄰粉追回向內不復向外者焉知非責之而不敢再動也萑蒲蜂起遺虎驅盜盜蔭繫樹自鳴自罪者明顯尚書之赫

濯也登其墓者有不肅然起敬哉

徐婉

明末秀水徐甲字可樨太醫院判艱于嗣旦夕焚香祈子者三年生女宛秀穎拔因名婉五歲喜操針線七歲讀閨訓烈女傳輒求解解卽唯唯若有悟許同邑金光奎爲妻及長父母欲謀歸嫁無如壻家益落孤哀無依不得已爲納壻荊布一無所措婉心自若顧弟惶惶爲父母糊

口憂將二月夫竟病七日夜哀慟欲絕仰天自矢如不欲生者數日既而慨然曰死不能從夫地下生當終養父母耳于是日夜操其父母見其勤苦與之謀改適婉聞之泫然不語久之入臥父母以爲更衣也移時不出視之竟投環矣亟解下氣已絕撫額猶溫乃禁哭忽聞空中車馬聲自牖入香氣滿室婉甦起坐曰孃孃來也汝輩肅若口中喃喃念咒偈如宿誦

兩手作印諦如梵咒唄狀不輟父母及家中人俱
駭異視時夏五夜也炎暑蒸灼蚊蛾糾擾遍於
諸室人而婉身一無所著亦無汗黎明復言曰
頃者蘇成觀音來度我教念咒偈及金剛經我
前世觀音侍側童子也因見豔色倏起邪念降
謫人間今罪已滿不久當去姑且留此遺童子
相守名紅綫喚卽至來去甚易凡近人有遠昔
所爲不經與聞者歷歷言之如親見焉問以未

來不答曰怕人議我爲妖耳自是持咒誦經凡內典梵語一覽輒誦茹齋不食葷不食亦不飢元日忽語弟宏貞曰予今日死矣死亦甚樂且交喪其夫義當死顧父母貧須汝讀書爲父母地好做男子事也言訖談笑自若父母家人不以爲意是夜持印誦誦經雞鳴竟寂然逝但聞空中車馬聲殮時香氣滿室夫世之所謂因果者異矣如金粟之爲靑蓮玉源之爲沖之五戒

之爲蘇學士胡沙門之爲王家兒每多見于富貴光耀之中未必出于節烈貧苦之際蓋以覺世之宿修而蘊徵于與世之富貴其德報固宜矣若乃齊文宣之好殺王萬年之忘歸紅蓮之塵網則又多于富貴光耀之中幾昧其本來蓋以與世之凡胎而沉淪于富貴光耀之地其昧本來又宜矣乃徐婉以二十年之貧苦報其三生夙慧且以隔世之夙慧而能不昧節烈大義

嗚呼其大乘之定慧耶其吾儒之義烈耶

百菊溪

百菊溪任全楚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年積餘資歸家置産漸成完美其弟在家誦讀慮無枵腹書可專心博一衿之榮起覬覦之念兄年近杖國思家可養生兒遠道以馳驅偕塤侘而樂育誰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所增産業僞爲已進一股全吞致兄無依

訟之于庭屈無可伸不得已挾微貲重赴漢口爲賈而日恨弟之不仁喧聞百制府之神明能伸生民之沉抑作詞呈控訊其祖父寒微一無遺産弟年甫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案大槪收其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諭令想方辦理江夏以案關兩省既難傳人訊審又難往彼察訪延之三日方無可想案無可辦求教于百制府曰此亦甚易事也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

之矣江夏即遵諭照辦具詳申覆百制府即咨江西中丞事關盜情中丞飛速行府飭縣嚴拏其弟到案不由分辯繫以黑索加以桎梏遴差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聲呵斥曰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供明家產乃兄作賣贓來實無與盜窩贓情事問其兄在何處覆以現在漢口立傳抵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

自知敬兄之道卽或兄老貧寠爲弟者亦應孝養芸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爲已業又復恃衿終訟將兄逐出致兩鬢蒼霜仍然沐風櫛雨天良喪盡莫之爲甚幸而被盜禁當提解至楚爾欲保全性命但明產乃兄搶實爲深坫官牆相應咨請概革刪答斷令卽將產業推與兄管不許再行妄佔取具遵結解咨中丞飭行遵照完結夫以隔省之案該爲不理者多卽或理之不過

文檄往還穵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

關提且能使一言兩語之間眞情畢露判徼于

在隱之中制伏于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眞可爲

國家大臣矣

天井山

郾邑天井山高有數百丈深衆重封龍所栖焉

自麓至巔開有五潭下二潭平坦無奇足供民

飲屈曲盤紆攀援而登三潭寬僅過尋淺可揭

涉尺泓清澈石見沙明澇不盈旱不涸半倚土山視之者咸謂杯水坳堂豈藏龍所乎旁有樛木腰巨十餘圍其葉若垂天之雲擔束薪樵者聚足于斯雖六月阻暑忘其為炎敲也老幹分枝間青蝿畢集薨薨之聲不絕于耳腥臊之氣充塞于鼻驅蝿而視樹皮磨脫滑潤緇光詢諸土人胡為而若是也耶曰炎暑鬱蒸時龍騎于上而掀鱗作靄焉上二潭高不可攀飛鳥絕跡

人鮮能登鄞鄉農民遇天大旱禱雨不應則上天井先期三日家家齋戒人人沐浴潔治犧牲虔修餚饌不戴草冠不持撫陽烈日曝身而進延道開壇道有邪行者不輕承此舉輕詣此潭誦經高跪不敢差失修檄專心不致錯落誠心感格焚檄于潭自有蛇浮水面蛇具四足五爪金鱗形非蜥蜴狀似蛟龍呼為金線蛇相傳即龍之化身也任民掬手入甌從不嚙人毒人得

蛇民皆歡忻鼓舞恭詣龍亭儀仗鮮明鼓樂喧
闐异歸供廟朝夕焚香俟沛大澤演劇酬謝送
還于潭乃舉其事乾隆初年大旱值前村爲首
請龍虔誠修儀詣天井三潭請得金線蛇而回
大獲甘霖河未通而蛇死以爲此非龍身也龍
豈能殪哉將殭蛇拋擲河內因以不信亦不演
劇酬謝逾年天又大旱值左村爲首亦往天井
三潭祈龍供物少饅首一色嚷責是村之造次

不誠道正誦經忽潭中浮起饅首二枚以大鑼盛起散而爲粉衆見靈奇寂然無聲道更莊肅跪誦焚檄于潭龍身未起而浮起一檄字畫顯然視至年月乃前屆焚化之檄也均胆裂魂飛棄儀奔逃而歸畏縮不敢再往議欲停此祈龍之舉內有老成長者曰神降我禍無從退避前屆褻慢神靈罪在鄰村其浮前次焚投之檄者使其等不可效前屆之所爲也于是各起虔心

齋戒三日另修牲供三步一叩登潭道領衆姓跪誦跪求仍然浮蛇于潭恭舁至廟敬設香案雨澤盈溝送龍回潭演劇恭酬自後旱農祈龍者始終敬事莫敢稍存忽畧焉夫然而知龍之爲靈昭昭也龍能代天行化卽與天同彼急則求之緩則棄之施之于人尚爲不可況可施之于龍乎茲苐浮舊橛于水面彰罪而不降罰誠求而仍沛澤蓋其好生之德淵乎其淵自不以

一二人之非而加禍于全村也

幕友

一人住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輿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心許體面用重贄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修于司府幕友多攜舊案遞宗翻閱其情節相似者換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學自覺無味告假言遄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

刮目相待諸事請敎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
保進學幕之家敎令報官保日誰家不死父母
從無報官之事日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熟讀
律例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
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鄰律與觀保即至縣稟
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
保日此某幕友叫令具報也怒極嚴拏彼往後
門奔遁聞化鈔不少始得寧靜此事非奇載之

可解人頤醒人目焉

雷一鳴

江西雷一鳴高安之聞人也筆敏心靈恢諧調笑乾隆戊午科秋闈晉省有同胞背曲如弓名爲傴僂子踵館邀詣城隍廟同祈籤詩卜佳榜之進取雷曰昨已祈之矣同胞曰與我觀之爲子詳之雷曰背誦與聽曰羨君受屈已多秋曲折文章孰與儔莫道從來無升日翻身便作濟

川舟尚有解曰二句婚姻難合失物易尋同聰曰子喔我傴僂而作此也雷曰子乃識貨人也今科必中毋庸再祈詩矣

高某

高某讀書難開一竅而千奇技淫巧繪畫像生之事無不精工清明時風從地上見人以禽鳥花卉人物戲齣作風箏者高某曰佳則佳矣靈巧則猶未也盍以西遊記七情絕慾一節作爲

風箏七女有祼體而入水浴身者有浴畢而祼
體登岸者而豬八戒之見色起貪追豔鬭趣情
形繪妍畫醜喜笑天然且毛髮畢具令人讚歎
靡已放之于郊較之他人所作風箏高飛分外
于是多續引線趁風儘放直上霄漢不見其蹤
須臾火如雨下燒髮熾肉奔避不暇竟成焦頭
爛額醫至半年傷雖就痊而人非昔日之人矣
議者以爲淫巧之報也余曰然矣天上有風火

輪故能輕清不濁其初之直上者已入風輪得風勢而直上不下上至火輪則風箏燒矣燒自火落人自受害無足爲奇惟是風箏祇有高而遠高某所作風箏乃能直上霄漢火之落適不落于他人之身而獨落于高某之身是則可以爲奇矣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馬禹平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貲周行蘇揚漢口佛山

問擇貨之可以居奇者運售往還數年來雖無所失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常載明月而歸田園日閑並無趲眉之狀衣履時華自思經商之才無遜于彼而持盈之道遠勝于余是豈別有妙道存焉乃踵其門而請曰子于周計然授范蠡七策之中深練而熟揣之故億則屢中賤意欲與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未知可許否張曰吾無他技也不過想是物之無虧折者則販

運之至于貨到居奇獲利數倍乃會逢其適亦人之時來福湊耳吾雅不與人合作辦懸貨命馬曰是君之運正行其時矣吾欲借鄰鐘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曰可遂約日同詣佛山左顧右商物少出色價亦過昂張曰捲裝盈回則損來往行費惟有洋錫一項乃萬家之物途中不怕風雨亦可稍獲蠅頭使行費有著重往他鎮籌運爲善于是各置洋錫

千五百塊買舟分裝挽則同挽閉則同開誰知
度梅嶺而過十八灘馬舟擊破水從艙滚藉張
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洋錫沉溺水中張
日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懼也倩人沒水撈
之卽得矣吾候子同行馬曰吾今付之于命而
已子爲我躭延心抱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蕆
事請先行張曰所貴乎朋友者急難相濟[illegible]
安以先行乎馬登岸賃地鳩工編篷結厰停足

暫栖回請張行張始開鴿馬與灘上人約曰能取水中錫者一條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沉取而獻三日所沉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而取馬仍納之不言所以十日乃盡償其數多逾四倍裝舟道至蘇揚售之盈資五六萬張先歸里告其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歸忻顏對家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揚遂詣張告慰從此不與張同行矣後馬復至十八灘探識十年

前有客過此灘破巨舟客與舟人無一生者鄉人没水獲其行裝貨篋分而化之至廣談及前客在十八灘碎舟傷命所裝洋錫不少鄉人不知故儘撈儘獻也自後馬無往不利富竟十倍于張矣初馬之欲與張合作也自以為張之運勝于已矣故攝其尾以依其運何嘗計及財巨于張哉至十八灘而遭刼心亦灰矣誰知刼之來即運之至破舟于前客喪命之區沉新錫于

舊錫之上使人不知頓然大獲且不沉張舟而獨沉馬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强心妄想者閱此一節可醒愚昧焉

洪二

江左洪二作客嶺南納遣粢室寄居穗城高第街生三子洪二哂而對造曰子之貌洵美且都惜足與予同夜燄無燈而起恒着予之屐而不知也遂諧夫意囑媒搆纖足美人鬟不得乃鬻

美秀者年已過十日與裹足負疼而號刑楚倍
加甚不自勝時尋短見防之甚嚴無從得間適
有將笄小女家貧招[illegible]盂面似桃花足同芽[illegible]洪
一壽愛異常出重值購之而歸新整廠樓深栖
後院大遣卽命丫鬟而去伺使令其如法裹足
是女曰裹足之法必自幼爲之使骨不長則成
矣今骨大而散焉能矯柔造作乎大遣不明其
理一心癡想怒其不遵教令詈其懶惰偷安不

得已與之強裹負痛之聲終夜不絕聽之實覺心酸留令夜放日收一夕三更大遴呼丫鬟有事不及纏裹跣足而至見而大怒詬厲詈頓之懈嚴責私弛之非將其足緊裹密縫倍痛難忍才步難移暗持利刃乘間蛇行柴室自刎幾夭攜柴見橫臥于地血流滿室驚喊主至救無及矣遣伻亟請洪二回設法商彌其事洪二曰殘忍者莫如婦人畏葸者莫如婦人此事烏可彌

彌之有不可解之患遂毡包其屍舁停後院河旁找其父母至實告以情許給白鏹令舁屍歸家殮埋其父母痛女之慘死疑主之故殺欲報官申理洪二曰吾亦慘爾女之死于非命故許給銀好爲安葬若涉公庭爾女死乃自刎例載勿論吾當請官驗殮可遏子之異念也其父母聽其言竊出與慣訟者謀知其言非勢懸賻求厚賞情願領屍歸葬洪二給白鏹五十鎰始寢

其事後大蘧有孕粵人謂醋蘿能去瘀生新產
母必需洪二沽蘿一篚大遑洗曬切片一加刀
而蘿流鮮血易而切之亦復如是蘿切盡而刀
砧血污矣棄而復沽切亦如前洪二曰此不祥
之兆也必有奇應至臨盆腹痛下墜異于昔時
分娩搖首瞪目呼疼嗟苦兩朝暮而胎包破噴
血似射凡在房者衣皆濺血地無不紅須臾厥
起恍似丫鬟自刎之形半晌乃甦方知經血不

通淤積似胎延醫調治參餌並進懨懨不振臥牀經年而殞洪二雖早續有鍾愛之遣可以趣樂然念其劬勞有年鞠育三子香火之依猶藉是婦治喪同于正妻虞祭時請粵東翰林題主使合笑九京江左題主之法用大盤盛米臥木主于米盤之上命長子捧盤次子捧硃筆三子奉墨筆跪呈大賓次賓執盤安置几上遞筆與大賓一點下去而木主跳于地下大賓失色舉

家大小哭不輟聲洪二曰此吾一人之過也吾不論足之大小彼不醫丫鬟而強裹其足吾既重納纖足之婦應斥其裹足之忍心而禁其強爲則丫鬟不死而是婦無血崩之報彼雖生子出身究屬微賤不應邀顯達之士爲之題主盧圖體面致有意外之變恐天有大禍降于子也厄夫吁婦人必無妬忌者百難選一是婦以夫嫌足大一語即購小女裹足以奏夫趣迫眞納

纖足任其寵愛並不逼令退回可爲難得者矣乃以執性強褁其足致令自刎遂有血崩之報已足蓋辜洪二自知其過亦商賈中之出色人也然變起于淫厥罪雖大天未必肯以知過而卽恕之洪二眞可危矣

雷州太守程咬金

陳癞夫南京人名景懔回回教門由縣丞累升雷州府性伉爽愛民若赤愛金若命爲海陽令

時清勤甚著其醉即呼民吏曰我的兒顧甥書分明不因酒亂項多髭而頎大言語直白一以率真無所謂世故者人皆以程咬金呼之聞之曰我何幸而得斯美稱上司亦知之寅好至直呼程咬金亦無忤意精明强幹四境肅然稱神明焉文筆摹半山書法自成一家大小字都別致如道冠法服久視令人起敬得之者珍如拱璧以同知署惠州肇慶等府所至輒起頌聲遇

雍容與談愜心有不衫不履送至街上或必至寓館暢談而后返忘其為官也民亦相與忘之為徐聞令用一差役服事治餉出必帶而隨之迨任雷州又提至府署如父兄子弟兩年所因公言省事未了輒辭回署大憲留之不別而行離郡一日路無病卒於旅店盡其先知之達著開喪百姓如喪考妣彼差役者到家三日焚香執帋三步一拜向靈前哀求磕頭不起謂小的

有兩兒一兒未娶有差使也求告假兩月捄之
起若病瘋癲久之乃甦曰昨夜蒙大老爺吩咐
差小的到寧波府賫紅示去刻日到任謂我已
奉命作寧波府城隍矣必須爾去限三日動身
不得遲悞是小的命在旦夕故此哀求越三日
果死此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六月事鎮海友人
謝懇貞適詣寧郡城隍廟見整理廟宇另塑神
身尚未開光七月間懇貞杭海來潮管海陽書

記一席至九月接雷州府訃聞作札慰唁既而到五羊城假館於陳氏其長孫陳寶談雷州差役一事訝其年月脗合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成語不信然歟唯此一差役生時愛其治餚潔淨既爲神又必與之偕往抑又何歟